

水浒猎人

时晨

著

——文化·悬疑·格斗——

学出版社

时晨

著

水泔猪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猎人/时晨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3404-5

I. ①水… II. ①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7889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邱小群 张玉贞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04-5
定 价 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朝廷实时海捕赏金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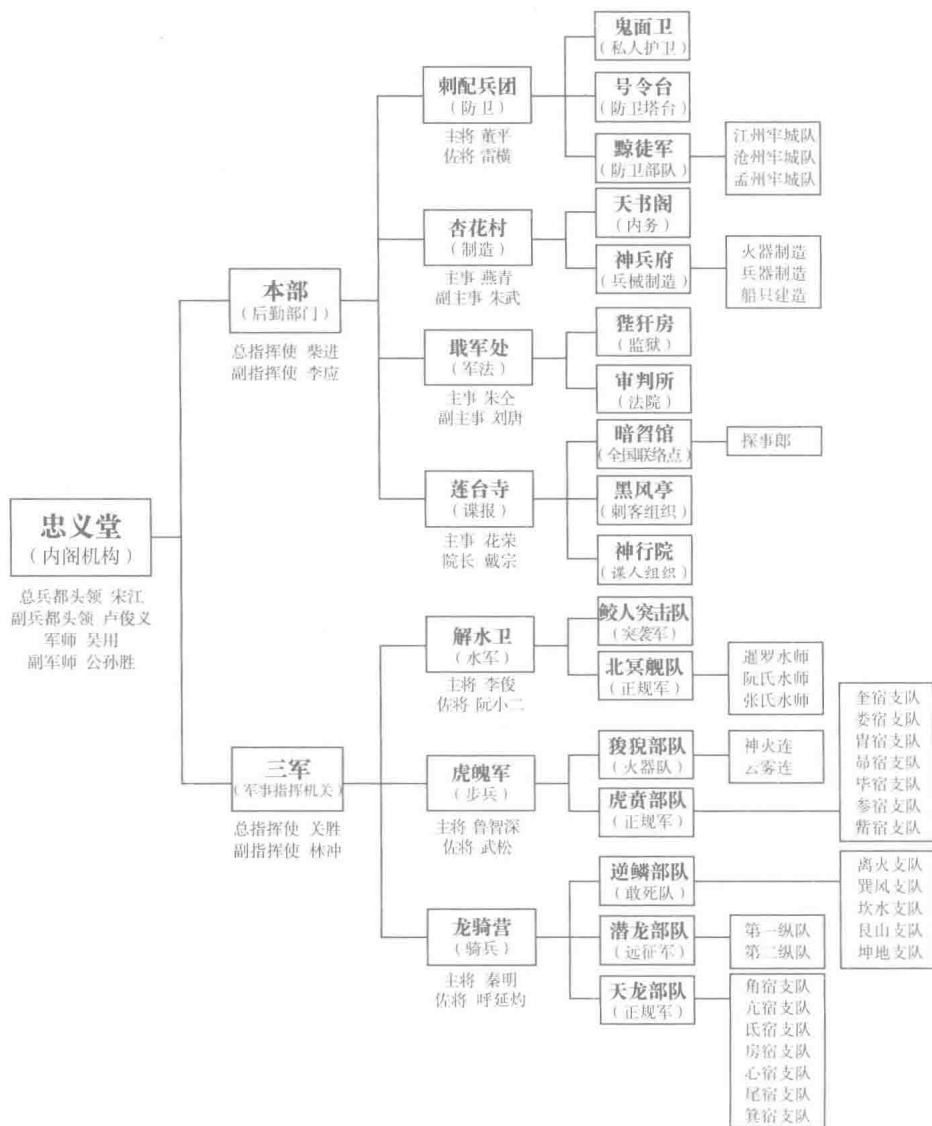
匪盗榜

水泊梁山	宋江	一万贯文
水泊梁山	武松	一千贯文
水泊梁山	李应	一千贯文
水泊梁山	白胜	五百贯文
水泊梁山	扈三娘	五百贯文
光之国	方腊	六千贯文
万兽城	田虎	五千贯文
正义军	王庆	五千贯文
夜行者军团	孙列	四千贯文
破戒僧兵团	崔道成	四千五百贯文
兵诛城	唐霄	五百贯文

谍人榜

辽	代号“灰狼”	三千贯文
夏	代号“妙鸟音”	一千二百贯文
大理	代号“阿修罗道”	两千五百贯文
徐燎		一千贯文

梁山泊机构和头领布置图



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什么妖魔？”

真人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咐道：‘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姓名，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

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捉颤不住。

——《水浒传》第一回

宣和二年，水泊梁山，忠义堂。

此时炎威已过，正值凉秋，也因重阳节快到了，梁山泊的首领宋江嘱咐其兄弟宋清张罗筵席，会同山头的众位头目喝酒赏菊。另外，又命手下喽啰发帖通知山下各处的兄弟们，不论远近，都要招回山寨中赴宴。

这日晚间，梁山泊上上下下张灯结彩，灯烛辉煌。忽听得一声号铙，忠义堂两边的鼓乐师便奏起乐来，各自筛锣擂鼓，热闹不凡。山寨内人客川流不息，宴席上牛羊肉积如山，珍馐美饌，不计其数。好汉们各依次坐，饱饫烹宰，行令饮酒，好不快活。自那年大聚义以来，梁山泊很久没有办过这样气派的宴会了。

笑语喧哗声中，却有一人眉头紧锁，闷闷不乐。这人似秀才打扮，戴着一顶抹眉头巾，右手轻摇羽扇。若按座次算，他排行第三，在水泊梁山担任军师一职，名唤“吴用”。他忧心忡忡地瞧了一眼上座，发现头领早已离席，去了后间休息。

不知为何，他忽然有些心悸。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安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他伸出左掌，屈起三指，定了掌诀的起点，用拇指开始掐算。一圈下来，拇指掐在了无名指的上节。

——为何偏偏出的是这一卦？

这一卦算下“赤口”，主口舌，说明事态不和，将有争执。

“军师哥哥，怎么愁眉不展，是不是有心事？”一个黑脸粗汉开口问他，“今天本是大伙儿高兴的日子，为何如此消沉？”

吴用笑道：“铁牛，休要多嘴。今日众位兄弟赏菊饮酒，我怎么会不高兴呢？”接着转对另一人道，“对了，乐和兄弟，我手上有一首《满江红·喜遇重阳》的词，乃是宋江哥哥昨日大醉时，乘着酒兴作的，我以为很好。不如来给大伙儿唱一唱，助助兴？”

说罢叫左右取来纸笔，一挥而就，再交与乐和。那乐和接令，单唱这首词，道是：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

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光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正唱到“降诏早招安”，只听得“啪啦”一声，粗瓷爆裂的声音在众人耳边乍然响起。

众人随声望去，只见一个头陀装扮的壮硕汉子，立在那儿，手中是半片碎碗，双目瞪着吴用，口中怒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

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他话音未落，四周便纷纷响起了应和的声音。

吴用听了这话，把眉一横，冷言道：“武松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宋江哥哥主张招安，是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

眼下梁山泊的形势分成主战与主和两派，吴用如何不知？

一些好汉虽不愿朝廷的招降，何奈宋江却不顾阻挠，一心归顺。山寨有一部分头目，原本便是朝廷的将领，于归降之事很是热心。可绝大部分好汉，都是杀人越货的朝廷命犯，更有甚者，如八十万禁军头领林冲，与那高太尉有着不共戴天的杀妻之仇、夺官之恨，这些人如何肯招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朝廷？

吴用的难题，就是如何平衡这两派人的意见。而宋江则不愿意面对这些情况，这烫手的山芋，全权丢给军师负责处理。

“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方才询问吴用的黑脸粗汉蓦地起身，猛起一脚，“哐啷”一声巨响，就把眼前那张厚实的桌子，硬生生踹成两半。

桌上杯盏酒肉洒了满地，登时一片狼藉，现场热络的氛围也降至冰点。

“铁牛说得对！招什么鸟安，咱们在梁山吃香喝辣，何必去受朝廷的鸟气！”

“便是去了，那些个当官的，怕也不会正眼瞧俺一眼！”

“我不去！”

“宋江哥哥要当皇帝，我举双手赞成，可要去皇帝老儿那儿当个小官，我反对！”

“俺们上梁山是为了做好汉，不是为了做狗官！”

黑脸粗汉一闹，众好汉也七嘴八舌起来，如同炸开了锅。

见吴用不语，武松又跨前一步，质问道：“倘使真的招安了，做了朝廷的马前卒，就等于自断双臂，没了反抗的能力。我武松也是在阳谷县县衙做过都头的人，那日西门庆、潘金莲设计杀我大哥，我也曾告官。可这污浊的官场，没有一个人好人，反而把我诬陷，若非我有一身打虎的本领，如何报得了仇？再者，如今梁山泊好不容易有了这般光景，连败朝廷军队多次，哥哥们何以出此下策？”

这时，武松身边又站起一个身長八尺、腰闊十围的胖大和尚，朗声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鲁智深，胡言乱语什么！这里可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对面也站起一人，正是李家庄的庄主李应，也是梁山泊本部的副指挥使。

那鲁智深冷哼一声，讥讽道：“梁山泊自是比不了祝扈李三庄联防，想出卖便出卖。”他这句话戳中了李应的痛处，李应如何不怒？嘴里咒骂不绝，同时站起身来，从背后取出一奇形飞刀，就要和鲁智深厮打。

“来来来，洒家还怕你不成！”鲁智深说着，便抬起肌肉层叠如岩石般的手臂，朝着李应门面，便是一记直拳挥去！

李应也转动五指，掌下银光闪动，眼见那奇形飞刀便要发射出去。在这间不容发的当口儿，忽地从鲁李二人中间，蹿出一个人影，一手搭上鲁智深的直拳，另一只手则去拨开李应的手掌，身法奇快，瞬间移步冲刺的速度几乎让在场的大部分人瞧不清楚。

鲁智深的直拳被这人一带，偏斜了准头，轰然击中身旁的木桌，劲之所至，厚板炸裂，木屑纷飞，扬起一阵粉尘。比之刚才李逵的那一脚，加倍霸道。与此同时，李应也因被拍中手掌，腕力无法传达到飞刀，忙退后几步收住招式。

众人定眼观瞧，这人是个略带病容的白净汉子，正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在一招之内逼开两大天罡高手对决，林冲并不沾沾自喜，而是朝鲁智深缓缓摇了摇头，示意他休要多言。

“我道是谁，原来是林教头。”李应冷冷道，“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功夫果然俊得很呢！只是功夫再高，也留不住高太尉的人啊！”他说的这事，便是前些日子隶属梁山泊的“解水卫·鲛人突击队”大破高俅率领的朝廷水师，活捉高俅，却又将他放回东京的事。林冲与高俅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释放高俅这件事，宋江却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为此，林冲曾气得一度要离开梁山，多亏鲁智深和几位兄弟劝解，才将此事暂且按下。眼下李应重提旧事，无疑是揭林冲的疮疤。

鲁智深和武松见李应还拿言语羞辱林冲，正待发作，却被林冲单手拦住，冲他们摇头，双目中流露出忧虑之色。鲁智深知道林冲的为人，和谁起了冲突，大多选择隐忍。但林冲既然已经出手阻拦，自己也不好当众和李应撕破脸皮，心下愤恨，无处发泄，只能低吼一声，抬起一脚踏碎了身旁的交椅。

方才两方动武，吴用已怒气渐增，眼下早已按捺不住，大声呵斥道：“你们闹够了没有！都是自家兄弟，这样成何体统！今日也就罢了，下次如有再犯，无论何人，都交给本部戡军处惩治！到时，休怪吴某不念兄弟之情！”转而又道，“武松兄弟，且听我

一句。当今皇帝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宋江哥哥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听了吴用的话，众人面面相觑，皆不知如何作答。于是该喝酒的，继续喝酒，有些心中不畅的好汉，便意兴阑珊地回了本寨。

就在筵席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名小卒忽然走到吴用耳边，轻声说道：“报告军师，戴院长吩咐，人已经带来了，在‘狴犴房’押着，交给了蔡氏兄弟。”吴用听罢，心中微微一动，慌忙起身，快步离去，也顾不得向各位兄弟一一告辞。

这个谜团，已困扰了他好些日子，他早已等不及了。

由于常年不见天日，虽有火烛，但眼前又窄又长的甬道，还是显得十分昏暗。

吴用有好久没来这戢军处的狴犴房了。不过和一年前差别不大，空气还是这么浑浊潮湿，墙上依然残留着尚未干涸的斑斑血迹。牢房中，随处可见奄奄一息的囚犯。吴用当然不喜欢这儿，恐怕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喜欢这里。这座梁山泊用来关押重刑犯的监狱狴犴房，时刻都充盈着死亡的气息。

领着吴用穿过甬道的，是一名眉浓眼大的汉子，只是装扮有些古怪。他喜欢披着茜红衫，敞着胸口，在鬓旁插上一支红花，所以见了他的人，都唤他叫一枝花·蔡庆。归顺梁山之前，蔡庆曾和哥哥蔡福在大名府两院中押狱，目前正是狴犴房的头领之一。

吴用跟着蔡庆，越往内走，惨叫声越是激烈。

“你确定他说的，都是实话？”吴用故意加快脚步，和蔡庆并肩而行。

“放心，如假包换！”蔡庆答得倒是干净利落。他瞧吴用有些疑虑，又补充了一句，说道：“军师，待会儿军师瞧了他的样子，便知我所说不假。”

吴用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说话。他跟着蔡庆兜兜转转，又在走道尽头推开了一扇木门，接着逐级而下，走入了一间地下室。

刚进地下室，耳边便传来了极其悲凄的惨叫声！

蔡庆抬起下巴，朝前方努了努嘴，说道：“军师，就在前面。”

他们又往前走了十多步，吴用这才看清那个单人间的黑牢中正在发生什么。一个身材羸弱、骨瘦如柴的青年和尚，上身被扒得精光，捆绑在一个木架上。他面前站着的，却是与他反差极大的健硕大汉。那大汉穿着一件单衣，背朝吴用，挥舞着那条壮硕得不合比例的臂膀，用藤条不住地抽打着那青年和尚，鞭鞭见血。那青年和尚的哀号，在这间石室里回荡不止。

用刑的汉子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便把手中的藤条垂在身旁，转过头来。

这汉子名唤蔡福，是蔡庆的兄长，同在大名府当差，因双臂粗壮，奇力无穷，人称“铁臂膊”。在梁山，专管杀人行刑。

“军师，您终于来了。”蔡福见了吴用，忙唱了个大喏，“我已经替军师教训过这秃驴了，不怕他不肯说实话。军师有什么，尽管问便是。”

吴用先“嗯”了一声，才道：“蔡福，你和蔡庆去外边等着。我这儿有些话，要和这位小师父单独说。”

蔡福本以为吴用会夸赞他几句，谁知竟这么不冷不热，于是朝蔡庆使了个脸色，二人悻悻而去。

吴用没心思理会他们的想法，待他们一走，就径直走到和尚跟前，开口问道：“他，真的在你们寺里？”

“别打……别打了……小僧什么……什么都说……”和尚脸上全是血污，精神崩溃，明显快支撑不住了。

吴用把头凑近小和尚的耳朵，低声说了一个名字。

“这个人，是不是在你们寺里？”这一次，吴用加重了语气。

青年和尚听了这个名字，浑身如遭电击，犹豫着该不该回答。他知道，有些话一旦说出，便覆水难收。而自己虽能苟且于世，自己所在的寺庙，则要遭遇灭顶之灾。

“你不愿意说，我自然不会与你为难。只不过，方才那两位蔡氏兄弟，手段可多得很。”吴用羽扇轻摇，做出一副闲散的样子，在和尚身边来回踱步。

“施主莫要恐吓小……小僧……”

“恐吓？”吴用摇头道，“在下是读书人，为何要恐吓于你？不知小师父，有没有听说过‘上高楼’‘压布袋’这些手段？”

“小僧不知。”青年和尚嘴唇打着哆嗦，说话语音都走调了。

“你要是不知，也没有关系，我来讲给你听。‘压布袋’么，顾名思义，便是取二百斤的泥沙，用布袋装满，压在脸上。小师父，你说这人是死，还是不死？”

“二百斤……自然是死路一条……”

“至于那‘上高楼’，却是好受一点儿。将人双脚吊起，头顶朝下，这么吊上个十天半个月，虽不会死，恐怕活着，也没什么滋味。”

吴用偷偷瞥了和尚一眼，只见他双目呆滞，面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吴用继续道：“不过，以上这些，还比不得‘讨绝

单’来得痛快……”

“他在寺内。”不等吴用把话说完，那青年和尚似乎放弃内心的挣扎，低声说道，“方丈不允许寺内的人透露出去。不然要受杖责，驱逐出寺……”

话未说尽，青年和尚就呜呜哭了起来。

尽管作好了心理准备，可当吴用亲耳听见这个确凿消息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千万不能让宋江哥哥知道这件事。

吴用下定决心，便回身上楼，出了地下室。

蔡福、蔡庆兄弟正在门外守着，见军师匆匆出来，愁容满面，忙上前询问其故。谁知还未说话，就教吴用好一顿呵斥。离开狴犴房之前，吴用还让蔡庆跑一趟莲台寺，命戴院长立刻去见他，说有要事相商，不得有误。

说罢，头也不回，拂袖而去。

待军师走远，蔡庆才对蔡福说道：“大哥，你说军师这人，整天神神秘秘的，有话也不好好说。真不明白他想些什么。”

其实，梁山泊上下，绝不止蔡庆一个人这样想。四处征讨天下山寨，召集英雄好汉，收为己用，这倒还能理解，但这次提出招安，甘为朝廷鹰犬，又是唱的哪出？只听说过吃了败仗投降的，还没见过打了胜仗，还自求招安的。

蔡福白了他弟弟一眼：“若军师的心思，都让你知道，他的位子就给你坐了。瞧这天色也不早了，你快去莲台寺办事，迟了，怕又要挨军师的骂。”

这两兄弟边说着话，边朝山寨走去。

离开狴犴房时，蔡氏兄弟并没有注意到，在他们身后转角的暗处，低身伏着一个人。这汉子肤色黝黑，脸上有一块朱砂记，还留着一头火焰般的红发。他蹲在墙角已经很久，像是耐心地等待着时机，随时准备行动。

他趁着蔡氏兄弟离开，而狱卒尚未到岗的空隙，以极其灵敏的身法，闪进了关押和尚的地下室中。在狴犴房，没有人注意到他。

仿佛这一切从未发生过。

目 录

楔 子 /I

第一章 赏金猎人 /1

第二章 东京追踪 /27

第三章 逼上梁山 /46

第四章 劫狱 /60

第五章 巷战 /80

第六章 梁山机密 /104

第七章 刀锋冷 /123